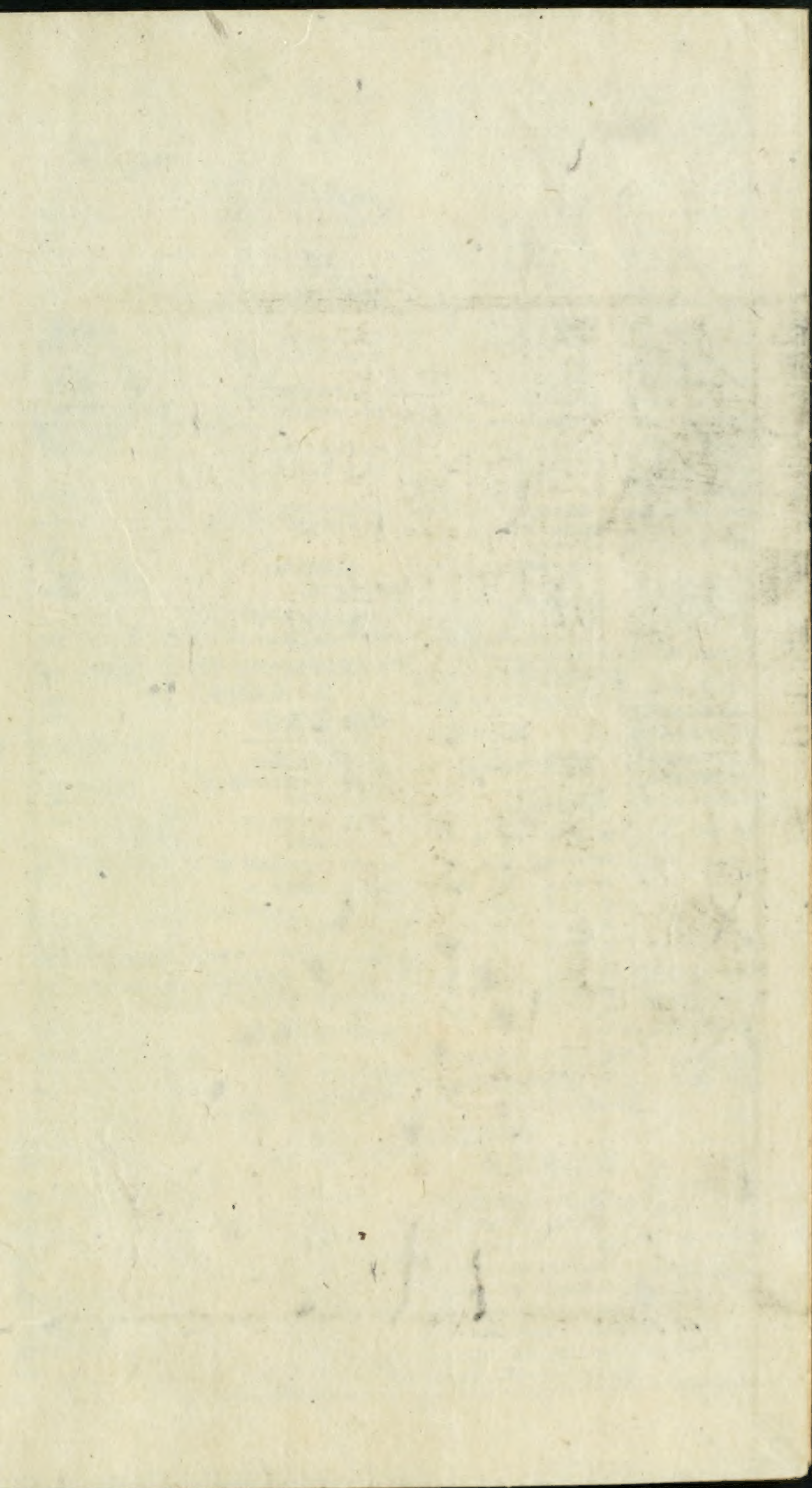
序記跋

臨齋集

卷六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孔川遺稿序 丁巳

大東治敎之隆垂五百年而風化所扇入文苑流遐方草莽之間往往出魁梧奇特士孔川裵君泳亦其一也君氣豪才良志尚超萃早謝功令業能毅然以爲己之學自期主忠信敦孝友所讀皆賢聖書而尤致意於心近小學於紛華勢利之塲泊如也嚴於律身謹於辭受其處心制行一以古人爲準不隨俗低昂余何詳焉得於鄉黨間月朝者乃爾曩於鷺江函

丈間始目其貌耳其言益信昔聞之爲不誣而恨相識之晩也轉眄之頃其人已不可見惟其書在以其人之思閱其書尚可以得其心則卽心而便其人也將不朽君其在斯歟所著述何其尠也豈敎本務實之工有不屑於文辭爲歟零金瑣羽彌可珍焉而告其考妣文一篇尤足以滋千古孝子之淚此君之所以爲君歟如使假之年而卒其業則所造就豈止是乎惜乎讀書四十年無所遇於世卒窮餓而死名湮滅而無稱噫其可悲也已然人之爲學如夫耕婦織依本分當爲卽爲非要見知於人人之知不知亦何

與於君哉韓子曰不有遇於今必有遇於後後之篤論之君子亦將有所取於斯歟金懼菴永奎以君交好收書編之爲久遠圖其義固已感人囑序於余余不之辭者亦竊感君之爲人焉聞君歿也貧無以殯斂其故舊諸人賻襚以庀之其妻子之無依能悉心以周之其慕范巨卿郭元振之風者歟亦可見君平日學力之所入入者深也今其庄在孔巖孔巖迺君從師講業之處云爾

肅齋趙公六十一歲壽序

上之十一年庚申二月旬有八日即肅齋先生趙公

六十一歲攬揆之辰晬辰祝嘏非古也而若先生之壽之爲邦國之光吾道之慶其爲辭而頌禱之烏可已也贊叅罔克躳造尊所敬稱一觴乃敢西向再拜謹爲之言曰壽者生人之至願也夫壽而後天下之萬事可做人間之五福可享已有定於賦生凝命之初豈人人所易以願而可得者哉然或得之而無令德以將之其爲壽也勞辱已矣又奚用壽爲戕且命焉而戕之則牿生養之則延歷詎徒以龍虎鼎器爐火客室之功云爾乎先生稟陽剛直正之氣以四勿九容爲攝生要訣以四子六經爲修鍊眞諦道腴積

於內德潤胖於體以至德邵年高如松栢獨茂如蓍龜益靈則先生之壽其亦異乎人之爲壽而所謂仁者壽而大德必得其壽者非爲先生今日道也耶先生旣斯有壽之道矣行將見耋而耄耄而期頤而牖羣蒙而躋一世於壽域惠後學而壽道脉於無垠以先生之壽爲吾道之壽以吾道之壽爲天下國家後世之壽則其爲壽將有無窮旣矣先生之自任自期顧不重且大歟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謹以是爲先生祝而以至于國家後世吾道之祝焉

巡相徐公 憲淳 六十四歲壽序

聖上卽阼元年甲子臘月旬有七日乃巡相徐公六十四歲攬揆之辰而不爲豐豫之擧者卽倍悲之義亦以方喪爲防範也公按嶺再周歲嚴明而豪猾屛息綜核而幽枉畢伸保民也則爬櫛其瘡疣衛正也則闢廓其詖淫治成化洽蔚有著績 上而有彌勉旬宣副予南顧之教下而有於我信處無使公歸之願而追玆稱觥之日端佐賓親君羣黎百吏咸有頌禱焉贊奎拜手揚觶亦不能已于言昔陳恭判亳州値壽日親族皆獻老星圖侄脩獨以范蠡圖爲獻陳公卽日納節明年致仕君子美之然竊嘗以爲陳公之

在宋朝也其去就不甚爲世重輕而年亦至矣欲去則去何所難也若今日公之所處有自異於陳公者以 國朝五百年喬木世家早齡蜚英高步天衢負一代山斗之望其義則休戚與同其任則進退有關贊奎雖欲以世修圖爲獻烏得焉然則所可獻者老星圖耳詩云以介眉壽夫壽者酬也天必有酬公者矣公之立朝臨民淸直著望淸則神守直則氣完氣完而太和流神守而天光發盎粹面背施諸四體韶顏鶴髮氣貌華澤而公於是乎壽矣將見春秋彌卲巋然爲一國之大老如景星之麗天如喬嶽之載地

致君民於熙皥壽國脉於無垠豐功偉績輝暎青史則公之壽豈但爲邦家之耿光哉抑亦爲天下後世人之壽也然而禮著致事之文國有引年之典所以優老養廉勵士夫之風節者也待到國家泰平敎化休明之日公之年亦至耳乃能懸車束馬退老江漢之上翫禽魚而樂性靈則往哲之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耈者於此焉在矣豈不爲 聖世之盛事乎于斯時也賛奎登堂稱觴拜獻五湖圖未爲晩也

景仰楔序 丁卯肇夏

昔先師梅山洪文敬公講道鷺湖一世豪傑之士多
出其門而肅齋趙公全齋任公實得其傳焉則闢以
北遊從之士盖多卒業於其門乃與同志之未及門
而徒景仰三先生之道者日相聚講磨而謀以修稧
名其帖曰景仰其志豈偶然哉欲學其道得其傳傳
諸人人而將有以幸家國與天下也洪理禹文杓甫
同門舊要逶迤數千里訪余於達城之守東齋說斯
事甚詳歸又以書來屬余叙之以余平日摳衣之久
服習底道理說有可以警勵人者噫余非其人曷敢
言焉雖有言豈有副其勤意者哉然遊三先生之門

躬瞻先儒之像親承提撕之教則其得之觀感者必有彷彿焉而乃若不及門而徒景仰也者將何所據依而貌狀之哉不幾於水月捉影乎余於是乎不得不明言其不然者矣夫聞風而來見面而去徒循從師取友之虛名者滔滔皆是其於三先生之道果能學之而得之者亦復幾人不有以心爲師尚友古人者乎三先生之道即朱孔舜堯之道也載之經而著之書得其書而口誦心究肅然靄然感發而興起者先生之儼臨而謦咳之在耳焉則其於學三先生而得其道亦庶幾矣何憂不朝暮函丈乎何必親炙之

爲嘗乎孟子歷叙衆聖之統而曰我私淑諸人今諸
賢之未及先生之門者不害爲私淑而得其傳也余
將東遊金剛登萬二千峰俯觀東海風濤之壯過
聖祖肇基之地歷覽肅愼氏故都上長白山吊古宋
二帝墓仍與諸君子相會講先師新刊之書證說其
心法之傳而謂吾師文敬公之道傳於是云爾矣

南陔序 朴公能德○丁卯黃梅節

南陔古之笙詩無以考其名篇之義今於朴公號亦
不知其何所取義第余一諗之曰朴公贈余守東齋
詩一律調格高古辭致恬澹味之悠然有餘味固已

服其詩之如其人矣而下方署號衙乃向所顒一論之南陔也曰倘非以因地名之偶爾者而取諸抑亦如東坡之爲稱南豐之爲號歟曰否非是也曰然則其得之於三百篇之遺音歟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皷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奏南陔蓋歌者皆有詩笙者獨無詞無詞而有聲如今之琴譜也禮壞樂崩不講久矣果能因其事而識其聲識其聲而知其義歟其不能然矣則奚所據於南陔而取以爲自號也南陔默然而聽悽然眶滋久而後言曰子不見夫束晳之補亡詩乎南陔此孝子思親之詩也

其詞切悲而感人之深獨於吾甚焉吾髮者齔而失怙恃煢孑殘喘寄托一世無往而非孤露之所爲感無日而非風樹之所爲悲而吾之南陔卽王裒之蓼莪也吾以爲號用寓終身之慕而且有一焉南陔非逸詩乎吾亦工於詩者而至今白紛如無所遇於世是亦逸詩也南陔之爲吾號子尚何疑之爲乎余惟其言於南陔本旨未知果得乎否而亦不害爲孝子寓慕之一道又悲其白首抱書有悒悒不得者焉遂識其說爲南陔序

送黃父吉在恒歸小白山序 丁卯黃梅節

安豐之大小白世所稱神皐福地千峰崒嵂萬壑周遭淑靈和淸之氣委積其間而道學節義瑰瑋倜儻之士多出焉處則遯淪無悶湥藏不市出則發揮事功立名當世者在古凡幾人矣乎未知今亦有在否乎吾友黃白農久吉甫端飭士也氣貌雅靜言談有趣接之藹然有襲人者固不易得之人也治文詞爲擧子以擅名爲塲屋之雄何哉山川風氣非有殊也而古今人同不同寔未可知也噫豈以擧業爲必之哉而然爲是業則不得不有求於世無求便無得也且求之而其有可得者乎白農棲遑幾十年有何所

得者耶未若盡棄其學而學古之道潛蹤於白以待立名當世如古人可也行矣高謝人寰翛然成變霞之舉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耕於白樵於白欣然處之而若將終身焉則異日者聞小白之山有隱君子出焉吾必曰白農其人也

海史序 乙卯四月十六日

有以海史號而問其序者余復之曰自一六生成九垓八紘便一海上浮芥物矣則海莫鉅矣自結繩來五千餘年之事不勝其汗青矣則史熱鬧矣取之其莫鉅與熱鬧者而曰海史也者不已誇乎司馬子長

喜遊名山大川而一部史於是焉在子亦觀於海而將著史者歟方其萬波不揚淪漣恬息涵混太虛潮汐順氣此聖世熙皥底氣像而唐虞三代史是已若夫驚濤撼天靈怪噴薄鯨鯢出沒此叔季光景而秦漢以後史是已子將海於史歟史於海歟顧今四海陸沉泣獜之史無地可讀秉夫子桴蹈魯連海觀亦日出而想像秀夫不死之心歸而著史藏諸一片海堧乾淨地以竢後世焉則吾謂子不負海史號云爾矣

送安明農序 壬午

子將行矣行路難子其愼旃哉子所發軔着跟乃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遵道而行必如夫子吾不能已矣焉則畢竟並驅一轍聖賢同歸若一差路頭優卬崍羊腸蓁蕪而茅塞之蹄跡交而豺狼橫擿埴冥行如楊之泣歧阮之哭窮皆鄙聖所訓捨正路而不由者也哀哉之歎不其然乎不有參天關嶺限於其間乎抽關啓鑰努力攀躋自有前程奇觀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子其行矣其愼旃哉守岡病傖贊奎書

八下序 癸未蝴節

夫人之欲上人之心無時而或忘忘之其於人可庶

幾矣乎吾宗錫止字極顔少倜儻不羈愛朋識好施
與有不可於義者見輒愕然風生嘗游藝於射射命
中工吟安軼唐善臨池逼晋而皆不屑焉旣落魄不
遇居然老白首矣顧無慕於當時之榮亦何意於後
世之名哉歸隱於八公山下自號八下人或疑之者
謂棲於斯樵於斯耕於斯人人皆是已子何獨著題
目耶曰否否旣居是山下臥是雲下吟則梅下醉則
菊下風乎松下濯乎溪下步於月下而吾乃百不肖
似爲人之下也八下之爲吾號不其宜乎余惟極顔
之爲人非下於人者而其言乃爾蓋無欲上人之心

而於人有所警省以誌之

鄉飲酒禮序 辛卯

禮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蘊之爲德發之爲則亦在乎人故曰敎訓正俗非禮不備 聖上二十有八年辛卯東蓮李公按節嶠藩出治施敎咸以禮讓嶺之人士翕然相賀蓋置身於利害毁譽之外束世於禮義廉耻之中此公之志也廼於端陽月戊子設鄉飮禮于觀德堂斯禮之擧久矣逸休堂李公翻旣行之於前尹止軒光顔李鍾山參鉉諸公繼之於後數公者或令聞被後世或聲望重當時賢人君子之用

心於敎化者不謀同規前後一轍公之爲是也宜乎
擧亭而莫之自已也然玄酒大羹非時俗之可口蕢
桴土鼓非凡品之盈耳而其澹泊之味希古之音有
可以回淳返朴裨風化禆世經用造三昔之舊俗庶
有望於今日夫敎入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
敎以敬讓而爭自息斯禮所以行之家鄉施之邦國
達之天下後世而無所處而不當也非識時務達治
體君子而好禮者其能之乎贊奎癃朽龍鍾分甘世
棄而猥荷戚速獲睹盛禮旣叅陪揚言于衆曰行此
禮而徒區區於節文度數之末有司事也茍不深究

叙其事而繼韻語謹拜手以獻用備異日故事云爾

東運李公餞別詩集序 癸巳春

嶺巨藩也泰雍風土鄒魯儒化而民物之蕃租賦之盛冠一國國家所恃以爲重固其所也由是寄任之

心於敎化者不謀同規前後一轍公之爲是也宜乎
舉爵而莫之自已也然玄酒大羹非時俗之可口貴
桴土鼓非凡品之盈耳而其澹泊之味希古之音有
可以回淳返朴裨風化禃世經用造三昔之舊俗庶
有望於今日夫敎入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
敎以敬讓而爭自息斯禮所以行之家鄕施之邦國
達之天下後世而無所處而不當也非識時務達治
體君子而好禮者其能之乎贊牽癃朽龍鍾分甘世
棄而褆荷戒速獲睹盛禮旣衰陵揚言于衆曰行此
禮而徒區區於節文度數之末有司事也苟不深究

其義詳致其實其於正身安國何補焉夫焉用稼爲哉士之自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重而不局於近用出則端笏巖廊一國興讓處則褒衣幅巾翺翔丘園無負我公導孝之至意焉則數千里禮樂之邦五百年禮義之俗其將永有辭於百世而不淪胥爲薙緇之域安知不權輿于今日乎髦士乎勉旃哉叙其事而繼韻語謹拜手以獻用備異日故事云爾

東蓮李公餞別詩集序 癸巳春

嶺巨藩也秦雍風土鄒魯儒化而民物之蕃租賦之盛冠一國國家所恃以爲重固其所也由是寄任之

心於教化者不謀同規前後一轍公之為是也宜乎
舉膏而莫之自已也然玄酒大羹非時俗之可口貴
桴土鼓非凡品之盈耳而其澹泊之味希古之音有
可以回淳返朴裨風化禆世經用造三昔之舊俗庶
有望於今日夫教入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
教以敬讓而爭自息斯禮所以行之家鄉施之邦國
達之天下後世而無所處而不當也非識時務達治
體君子而好禮者其能之乎贊奎癃朽龍鍾分甘世
棄而猥荷戒速獲睹盛禮旣娄陵揚言于衆曰行此
禮而徒區區於節文度數之末有司事也苟不深究

緒言

一自成案之凡四冊之樣本不一(雜於)亦考難便且或有散迭之慮故粵在乙亥春(去)以案合一冊之(壹會之日)意(公)議齊發而(暇)未果然在今仲夏(膽)寫本(就緒)繕寫畢[illegible]以此總覽焉

凡例

一但依逐年條已定之案而書之(耳)

一序齒從當一體而無帝年不書生年之人間或有(則陳雜更訂坟)屢爽處[illegible]此悉[illegible]事

一以年齒逆序次第之而之前後不書生年(真列)(年)庶[illegible]有差舛處故無之順序

心於敎化者不謀同規前後一轍公之爲是也宜乎舉咢而莫之自已也然玄酒大羹非時俗之可口蕢桴土鼓非凡品之盈耳而其澹泊之味希古之音有可以回淳返朴裨風化裨世經用遺三昔之舊俗庶有望於今日夫敎入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敎以敬讓而爭自息斯禮所以行之家鄉施之邦國達之天下後世而無所處而不當也非識時務達治體君子而好禮者其能之乎贅耄癃朽龍鍾分甘世棄而猥荷戒速獲睹盛禮旣叅陔揚言于衆曰行此禮而徒區區於節文度數之末有司事也苟不深究

一以年壽為次妻之而有生者年方壽而有順為生年

恩方壽而無順為

重非素重臣不爾也　上之二十八年辛卯春東蓮
李公光膺簡心按節莅嶺觀察山川風氣謠俗旣而
曰治以教化爲本不務其本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於
是頒行鄕約於七十一州舉鄕飮鄕射禮又月課諸
生講業期年而化大行州府郡縣之長恪勤率職民
皆安其所樂其業熙熙不知其所以如游魚之忘江
湖蓋公之爲治不務皎皎之績不要赫赫之名而所
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則其必久而不能忘者在人
心也癸巳三月公將解節還　朝士農工賈婦孺隷
皂咸惜其去齎咨涕洟奔走於祖道之側儒士百餘

負進餞於琴湖境上亦古未始有也詩不云乎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嶺民之謂歟諸儒皆有詩聯篇工拙靡暇顧候蟲時鳥自鳴天機者何妨於各盡其情也哉以贊奎亦嘗周旋於飮射讀法之筵受知於公深要一言弁之其亦不可以已乎知其不可以已也遂爲之序

永川李氏派譜序 甲午十二月

永川李氏派譜李君基洙應八譜其派之族也應八甫之言曰吾永李寔平章事諱文漢后也代數失脫以麗朝永陽君諱大榮爲鼻祖者謹譜系之道也傳

至六世而爲六派以明其子孫所從分也六派之分
今且五百餘年而子姓蕃衍散居一國者指不勝摟
則後屬已疎且遠矣由疎也不相攝由遠也落難合
合修舊譜恐無其日而派譜所以作也南谷公諱釋
之孫忠莊公諱甫欽殉節於 莊光之際吾祖副使
公諱甫款忠莊公弟也當時禍變爲世忌諱父子改
名遯跡大邱吾派譜所由始也掛鞭堂諱榮副使公
之玄孫也願乞一言以識之不佞癃聾不能修辭辭
不獲則竊以爲五岳祖乎崑崙而東岱西華分鎭一
維九河源於星宿而夾馬釜瀆各成一流夏書之導

山酈經之記水雖各有歧分之處不害同本源之歸何獨於人之世譜而不爾乎哉合族同譜固廣愛之術各自分譜亦詳吾所自出庸何傷乎惟敦睦是勉之哉遂爲識

長淵盧氏族譜序

譜者周官少史奠世系辨昭穆之遺規也去古旣遠宗法又廢別姓定系非譜無以也尊祖收族非譜無由也故有祖斯有宗有宗斯有族有族斯有譜譜之不能無作也其繫顧不重歟長淵盧氏中國范陽人也有諱穗率九子東來以功分封長淵伯諱坵迺其

一也終麗之世世襲簪組允爲大東巨閥而至諱詠遯于雲門山也顯王賜詩寵之云南飛仙鶴入雲門剩借千峰別有園淪落當年看斗氣謾將閒脚躡天根蓋其高蹈貞躅有介於宸衷也逮至本 朝名德相望淸敏公之爲麗氏靖獻晩翠夢鶴兩公之淵源正學主簿公之勳錄進士公之殉孝寔多可述而棄軒沙湖曁道湖晃李諸公之文學世家固已難矣如小心公不倭同門立雪夙艶名行茍無其先積累之善爲之基本安有閱百世而不隳忝先懿如是其盛矣乎盧氏世譜未及再修今且數世之久久則遠而易

總將無所於稽無所於稽則無所於統是故程夫子以明譜系收宗族為管攝人心之義諦盧氏之譜其亟修舉焉可已也盧氏啓洪與其族基夔方尸厥事啓洪述先纂賢之誠克趾祖武鄉黨有稱小心嗣子來歆問序于不佞辭以癃病而不獲則仍復于盧氏曰以一人而分為千百人以一世而傳于千百世在千百人誠疎矣以一人觀之同是我骨肉舉千百世誠遠矣自一世舉之同是我一身凡吾所以望吾子孫疇不欲其不疎疇不欲其不遠乎以其望于子孫者待其祖先則百身而一心千世而一室何有乎親

疎遠近哉然則統五宗而睦九族繩先矩而貽後穀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惟譜是已盧氏乎其欽念哉

小心齋集序

儒者之學學而至於道道也者維持宇宙之器仗也循乎天理自然之則合乎人事粲然之備蘊之爲淑善其身廣之爲彌綸天下皆是物也三粹以上道行于時自嬴而降道寄于書讀是書講是道而不遇於時則山林而已小心盧公自少志于道而酷好書負笭於江漢之上先師文敬公梅山先生一見期詡綦重公之爲公斯可知已嗚呼星霜屢換公之墓木已

拱不佞亦景追俺嵫餙巾待符追想舊遊風韻緬邈
公嗣子永欽擩摭其遺文幾局以不佞受知公浚謁
弁卷一言顧筆與心腐何以述焉公眞心古貌風儀
峻潔篤志力踐內行純備條痕掌血窮格精密所謂
浚造自得左右逢原者其庶矣乎抱蘊不試竟窮餓
巖巖不見知而无悶豈不誠熙世之逸民南服之高
士歟睠今世級日卑異言滔天儒者之學幾乎墜地
如公眞實向裏刻苦其工鮮或見焉則歎吾道之益
孤恨九京之難作噫公之平日至論得於斷爛之餘
者靡是爲全鼎一臠後之人可能讀其書而知其人

歟公其不朽歟否乎可悲也夫

勸學遺訓錄序 己丑三月

夫木之根深者條達水之源遠者流長千章之材萬斛之波必有所本人莫獨不然有父祖之賢子孫類之余於禹君孝禹信之始余得君於儒宮講讀之筵已目寓之知其非俗下秀才既而從余遊益叩其所存皆經禮上宿功緦冠褒衣甚容純如天花亂墜言論纚纚非其父兄之賢敎以義方能一朝襲而取之乎日袖一篇書示之曰此先人平日勸誨小子之遺訓也顧無所成就以答父母恩收錄爲一書不忘爲

終身佩服而又將遺以示子孫勸也願邀一言以惠之余受而讀之斂衽而歎曰旨哉訓乎孝哉禹也後有續小學書者入之立敎篇明矣禹乎推是心以往其於造道乎何有莫以旣得而自多莫以固竆而自沮彌勉其所未勉益進其所未進恢廓擴充用極乎高廣之域則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而有是父有是子矣靈芝醴泉豈無根源歟遂書以歸之

徐孝子弼元行錄序丁酉

天地之大德曰生孝以順德報生之道也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所以爲人不在玆歟我朝立國五百年

敦風敎植世程以之嬈隆三粹皆是物也道齊之化
滂流溥洽雖閭巷之間往往有南陔之行卓然可述
若星之茶山徐孝子其人亦其一也孝子已自五歲
時著稱於孝人皆不名而稱孝子先輩長德撰述備
至苟非根天之誠有以感人深者其如是乎蓋其雪
田有菜風浪得魚犬偷鸞而飛雉入室夢神告而鯉
膽合藥罔非其感應之捷與造化酬酢古之孟宗之
笋王祥之魚一轍同歸人或疑其非常而適然者不
其偵乎然而九閽旣邈褒賞之典獨不及焉何哉盡
吾職分所當爲非有所爲而爲孝子之心也烏頭赤

腳炳朗門問非不爲鄉里所艷觀而於孝子何有加損焉載潤正源甫諸人出義於懿親推心於孝悌収拾孝子事行將付剞劂氏而問序於余顧癃醜筆廢無以闡幽而辭不獲則謹據前修摭實之語以勉其後來之不墜厥緒用答天地大父母生成之大德云爾

獨茂巖棲稧帖序 辛丑

悅菴先生夏公講道琴湖上獨茂巖棲今且挽百許禩公遊於宋柱潭李鏡湖兩先生之門門路之眞淵源之正世所艷仰而江山古宅文藻無空烟霞故洞

門墻久寂吾林慨惜厥惟久矣玉山張友炳志鼓山任先生之高足也謀與同志共辦心香爲盍簪觀善之會人孰不樂爲而成之哉旣而屬余叙其事余亦聞悅翁之風而作者同幷誼篤何以辭爲僉賢之睇帖置名所以修稧事也稧者契其心也毋徒循其名專用心其實課年一會先講八禮節要用作一身節度夫身者百年物件禮者萬事儀則苟欲立身守身如悅翁欲盡禮說禮如悅翁其於造道也亦足爲階梯津筏而溯而上之紹述先賢閫域不難到耳苟如是獨茂巖樓講道之盛安知不有光於舊日乎而吾

達將彬彬焉爾矣是爲序

警惰齋遺集序 壬寅

夫觀人先觀其師友其人斯可得矣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鄒聖之訓蓋爲是發歟無惰之里二水三山靈淑之氣鍾於人而警惰具公出於其間天分高邁器度凝遠文行德義爲一時所推重而陶菴李先生嘗錫號以警惰公之爲公斯可見矣并世從遊如寒圃齋李文忠公竦齋李忠敏公二憂堂趙忠翼公及一代諸名勝皆樂與之交唱酬諸篇歷落在零稿敗牘之中使人

諷誦起敬摩挲不已非警惰公蓋未易及此況又采午沙三先生辨誣從祀諸疏尤菴先生遂山奉安其文固非衛正崇道之風義得於船行滾造之餘其爲詩渾澹天成閒遠古潔而寂寥殘編收拾斷爛者未一竆於全鼎矧其嘉言善行之可傳於世者安保其存而無泯也可惜也已後之觀公者觀於師友之間則庶可以得公矣

鶴泉亭靑襟錄序 壬寅

仙遊洞之鶴泉亭文正公陶菴李先生妥真所也先生杖屨所臨山水處何限必於斯剏焉以地接華陽

形勝相伯仲歟讀　萬東廟碑先生之志槩可想已詎但地勝爲也夫尊攘大義孔朱宋三聖賢單傳寄付而陶翁之遵述而講明之者亦惟是已噫地之擅勝亦有遇焉濂溪之於周子武夷之於晦翁千古其遇嶽瀆鍾靈草木含馨而顧今天地純坤函夏腥羶精彩遺芳之地置在何等境界一片乾淨在我東土華陽仙遊對峙於一舍之近大讀春秋其有地歟地之有遇其亦幸歟氣數推敓其無幸歟未可知也凡我僉君子同修此錄者勿以聲音笑貌以先生之心爲心遊藝於斯講道於斯使吾儒家授受義諦不墜

於地則始不負先生牖後之至意也盍相與勗之哉
淵齋宋公嘗躬臨講席繼有記焉亭之廢興顛末泉
石奇壯述之備矣今不敢贅尸其事者李寅九克燁
甫苦誠所湊是可書也

學稧序 癸卯端陽節

夫此稧之設出於好善樂義好善樂義根於天性人
孰無是心而眞能用心於此者蓋或鮮焉則敦風淑
俗無從以得亙羣彥之有心於此而汲汲乎修稧也
然而羣彥之推重於鶴皐其必有可好之實而鶴皐
之逡巡退讓亦足以來羣彥風義之篤也學以名稧

則當彌勉問學之功同稷羣彥曰趨於善使他人之好如羣彥之好鶴皋則孟子所訓好善優於天下者將於是乎在矣鶴皋金君公純號也少日以功令業擅場屋之雄旣不得志則回心向裏有志此事然崦嵫急景自有道遠之歎一乃心力向上做去自無媿於豎拂是則公純之所自勉而用副羣彥好善樂義之苦心也公純乎其欽念哉

正峯集序

前修於義理見得正故兼得確說得愜觀於正峯先生全公之爲栗牛兩先生辨誣從祀疏及丙午疏擧

諸事可知已是以人多公之氣節而亦以是多忤於時象剛大直方之氣有千萬吾往之勇所以能致此歟然公之遺集收拾於斷爛之餘者僅存十一於百千是可以不朽公哉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苟有其本文之多少不須論也不務其德而徒治其文以求知於人儒門之末弊也入波斯之市奇恠之翫眩奪人目而終非已有於實用何有哉不佞於公之遺文摩挲彌珍以文之以人而傳而亦可以文而得其人也公使四子從學於尤翁之門皆能延譽於當時傳習於耳雲无可驗踐實之德如有源之流有根之葉也

公八代孫斗漢要不佞以弁文不佞以癃朽不文辭而不獲則以平素仰德之深着名爲榮僅搆數行以歸之

仁山齋學稧序

景陶烏公講道於大德山之上仁里四方儒士鼓篋請益户屨常滿君肇彥以心志契合將修學稧徵余一言肇彥之請有不可孤遂援筆徘徊者屢而恐言之無有所補於肇彥也然余於景陶公自許以朋友間知己蓋公之學樸實頭負荷得實地上践履來其或人不及知己所獨知之際有纖毫未化者存歟是則

吾未敢知而有不然者人之心悅誠服如是之衆而如是其深非慥慥工夫顯微無間亦何能致此乎世級寖降儒門之弊尤滋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口耳之學有考證之學而尤有可恥者托名儒門病甚流俗者滔滔是已此於景陶之學相去遠矣而恐非古來聖賢相授之心法也君季彥乎以公之學爲學無一毫之虛假以至德合道契則是爲善學景陶公而稷亦不爲無助第拱而竢焉

送崔可允歸伊溪序

崔君可允將歸隱伊溪之上行且辭於余余曰伊溪

好風水吾既得詳於子矣第未知子之歸不於他而必於是何也可允曰荷蒙長往非吾素志伐檀食力是吾所謀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吾旣無所爭於二者就此不爭之地木食澗飲以終有涯之生而伊川之伊濂溪之溪是所慕也余欣然揖而送之曰子將行矣誰爭子所吾子志周程之學而方且進而不弛其力者也濂溪敎人從氣質偏處變化而曰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伊川以居敬入手而致知力行以修之子之取伊溪者識其所願學也學之篤行之力寤寐羹墻於兩先生則光風霽月繩直準平終有可得

之日矣可兮自舞象時從余遊凡言之出吾口而入乎可兮之耳者亦已多矣復何言哉而老婆眞慈自不勝眷眷可兮亦皤皤六旬人所造就非不勤且盛矣其不曰老而好學尤可愛乎夫一身百年之物而精神在千古成就得此身好則所謂精神者貫徹上下千古可兮勉乎哉顧余八耋垂死無復向上之力一片心地從以蕪沒棲身之所何暇念及乎然詩曰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從子于伊溪之上講太極圖好學論望子之肯睫間而得子不負伊溪之隱伊溪之靈其肯拍揖相迎我否乎

鄭君光五六十一歲壽序 丁酉四月

上之三十四年丁酉四月二十七日卽鄭君曉秀光五周甲之辰也追惟往昔光五之髧髧垂髫杏其衫藍其襟遊我硏槧之間森森如昨日年光之倏忽如此顧我老果何如也把鏡自照不覺高笑遂援筆而題壽學之辭光五自其讀周興嗣文就於余而晨夕相守唯於步趨唯諾是謹其資性醇厚慤實眞有受器然早孤終鮮家又淸寒其祖父母鞠育之勞備嘗苦辛每向余言其孫成立之難而淚隨言零令人感惻以是相愛相依如鷄壓針磁之不欲暫爾捨也於

焉之頃先五之鬢雪千並華甲載回子壯而孫大舞彩侁侁父以劬勞之日纔有倍悲之戒子以介眷之筵粗伸餙喜之忱義並行而不悖天理人情所不容已也夫孝子順孫人家之大慶君享晚年之福如是其介且景矣則有福者有德有德者有壽必然之理恨吾老矣其將見君家之益大以昌乎君時時來見我相對兩衰翁感舊之情自發於言笑之間怡然相樂忘此身之已老蓋人生百曆即朝暮耳虛抛一生於醉夢之中其可曰人乎哉淑身之方承家之道爲善最樂故曰苟爲善爲可繼也強爲善而已善積於家

慶流於後以是爲貽厥之謨世間何樂可以易此壽一身於百年壽一家於千世壽顧不已長遠乎哉先五善人也勿以旣善而自足勿以旣老而自沮益懋其所已能爲述先裕後之圖是所望於先五逸書以爲稱觴之祝云爾是日七十三歲守岡翁書

慶州崔氏派譜序

崔君俊淑將修派譜袖家乘來屬余以弁卷之文曰我崔之望慶州者咸祖文昌侯而世代寖邈中間世系不無審愼雖載家傳舊牒寔無文獻足徵與其牽合而接上世無寧闕疑之爲寡過自贊成公諱繼雲

以上仍舊存之于首自主簿公諱濯以下別行序次爲廿五六世則雖非大同之譜獨無詳於吾派乎此先祖梅永公諱孝烈遺誡也余曰唯唯詳其所可徵不可述其所難徵信而傳信疑而傳疑是爲得正蘇氏之譜所以詳尊吾之所自出蓋爲是已世級漸降譜之弊居尤至或依附顯榮攀緣閥望塗人而兄弟之異親而祖禰之如郭崇韜之拜汾陽杜正倫之祖城南幾何不倫理舛而人道熄哉譜者尊祖敬宗系世收族之所由係而管攝天下人心使人不忘本也夫以一人身而分爲千百人在祖先均是吾子孫在

子孫本是吾同氣念先休之難紹勉後昆之趾美不以已之親疎而親疎之則義率仁攝恩愛相洽譜之派分容何傷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欽念哉

講學稧序 甲辰

學所以學爲人之道羣居講習以相輔益故曰學而時習之今羣彥相與修稧而名曰學稧其意美矣心契相合而後稧可修矣顧名思義究極其實可也豈徒聲音笑貌已矣學而不安於小成可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可以立大業得小而自足見利而自衒非所以學爲人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孰不知修之則

吉悖之則凶而然生也或非其處學也或非其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罔全其天器而遂失其學焉無惑乎世界鼓陷宇宙長夜矣梁君基韶以羣彦之意來請一言顧癃廢垂死罔究所言爲學之道布在方冊講而行之在諸君努力之如何歸而求之撰㨾焉

記

歸隱洞記 己未

達城府南數十里最頂山下有寒泉洞洞府穹邃巖石磊疊中流一大川川上有泉泉甘而清冽故名之以寒泉余嘗愛其名而書刻于石寒泉西十許里岡巒周遭境幽而勢衍其山可以樵其水可以釣其土可以耕曰雲谷又行六七里斷巖層嶂清流白石曲曲奇絶無一不可意者是之謂梅溪溪上有村曰梅南梅之人多得年有父子兄弟之齡之七八九十者

在在矣嘗往遊焉有一老叟童髮兒齒視眸炯炯殆不似烟火界中人叩其年其回甲之年卽吾生之乙酉而筋力尚健矍又不知將享幾年壽甚可異也其南卽琵琶山之湧泉洞亦有水石之勝昔先師梅翁之送我行也有詩曰琵琶山中闢洞天龍迴鳳躍湧靈泉可憐匏繫無因解虛負名區八十年又曰龍蛇幽蟄自存身桂樹南山更可人玉洞梅花應不老欲飛雲屩去尋春肅齋趙公又書贈梅南二字而有所期勉是則余何敢當然亦不容不自勉也凡此數地皆深藏不市之士所可盤桓而永矢不告者而寒泉

也雲谷也兩地名之符契於古其亦不偶然者噫世相後千有餘載地相距萬有餘里顧今神州陸沉天下化戎古賢聖杖屨之所盡入氈裘之叢草木淙崢無復有顏色而迺於東海之東一片鰈域有此名境者不已幸歟爲後學而學往哲者曷不於此焉韜光剷彩永爲藏修以自靖獻于先賢哉噫其情亦慽矣因合而名之曰歸隱洞遂書爲之記

龍石亭記 庚申

全齋先生任公隱居講道于牙之靈仁山下新陽村其地迺公先墓之下而梓楸掩翳窈然一淨區也中

有縳草數屋潔朗飄灑其一即所謂龍石亭此何以稱焉歲戊午冬余自藍田訪於公時雪霰新晴林壑寥廓寒梅翠竹環擁一室而公危冠褒衣揖迎其間幽香襲人淸標可挹仍攜我而登龍石亭亭下有奇石石之上蒼然而陡起者其巖也公指示之曰此醉石此臥龍巖此吾所以名吾亭子盍記諸余惟武矦之爲臥龍而不求聞達靖節之有醉石而樂夫天命皆以時然耳若公則學周孔之道而蘊經濟之具宜若出則可有爲於世而乃茲介石之志莫奪東岡之臥彌堅自甘心於龍蛇蟄而草木羣是其故何哉嗚

乎登斯亭而北望燕雲愴然有千載不盡之恨士君子當滅影窮山抗義自靖爲大明遺民此守身立經之第一義公所以眷眷於武矦靖節而龍石之爲亭名其以是歟然武矦之相蜀漢非終於隱靖節之宰彭澤未始不出公則以武矦之初志葆靖節之晩節非以其瀋虜之醜有甚於寄奴紅羅之裔無有如昭烈者歟公之歸隱於斯亭也審矣昔朱夫子於卧龍祀武矦因醉石而起靖節之祠焉公之受讀於湖上也淚有感於朱先生當日之旨而曰吾有所受云爾

知足軒記 癸未

有人於斯樵於山耕於雲讀於月曰吾足於人之所不足是知斯人之足於憂足於福蓋天下知足者固鮮矣槁其貌蠟其言以求媚於世富而不知足貴而不知足苟苟營營終其身不自足夫孰知斯之爲禍之媒而憂之囮乎崔允執甫足於人之所不足者也靜足於動默足於言儉足於侈嘗曰退居林下不聞世上事是余心之樂足矣讀古人書洗心滌慮是養性之道足矣四世一家力農貢賦是爲民之職足矣扁其楣曰知足知足則足自在矣遺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其餘[illegible]然貽既已吾知斯人之足足於知

足是爲說

靈曜樓記

達治東十里琴湖上南望三峰崒嵂其儼然處而傴僂如抱者曰母峰雙峙列立如左右侍者曰兄弟峰也友人夏錫圭甫兄弟三人隱居其下而養母夫人孝其先公敎官公嘗有至行盖以孝友世其家者也然嘗聞敎官公平日旨物之誠得以自盡者盖亦得之內助者居多今其諸子之孝友有稱倘非如中國夫人敎誨之如此其嚴歟然則夫人卽向所謂儼然處之母峰而其諸子者乃左右侍之兄弟峰歟靈淑

之氣渟萃其一家焉者可異焉靈曜樓者夫人起居之室是适里李尚書所命名而揮染者也尚書不輕與人而與錫圭甫遊好且以靈曜二字用替壽諛之辭俾揭諸萱楮是其意必艷欽於閨範庭模而抑亦勉其所不及以及古人之至者耶錫圭甫嘗要余一言記其事顧不文無以闡發其義而有終不能辭者乃舉其所居山名之不偶然者明其爲母爲兄弟各得自盡其道者以有鍾毓之所由致而百靈輸福七曜降祿將徵其未艾無涯之慶於玆樓云爾

起龍齋記

琵琶一支南走蜿蜒為卧龍卧龍之下翼然而翬飛者起龍齋即林氏之書塾也昔朱先生踄廬山五老峯下卧龍淵作亭其上而榜之曰起亭以為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起龍之義其有取於斯歟地相距万有餘里世相後千近斯年登斯齋而豈不愴然有餘感乎顧今神州陸沉八閩百越盡化為戎則朱先生當日起亭未知固無恙否而海外一片鰈域滚阻疊絶車塵馬足之所未到風霞不腥之地有此起龍齋者何其異哉倘有異時豪傑之士如諸葛卧龍之起於南陽者歟噫此難與俗人道也二三子其

各勉乎哉朱子之訓曰若彼記誦文詞之末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為輕重乎惟此一言足以知所務矣孝悌忠信以善淑其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矣夫何竆心志于雕篆極耳目于藻繪翻弄穿鑿用自眩鬻甯循區區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乎況其所循又未必可求乎求諸人未若求諸已務乎外未若務乎內蘊之為經綸發之為事業處則顏巷可樂出則伊傅同歸是其非二三子之所可勉者乎審如是則齋於造士乎亦不為無助而龍之卧者可以起而為見龍矣易所謂利見大人顧不在茲歟若夫憑欄

而岳翠沾衣倚枕而泉聲入耳朝晝烟霞松蘿風月皆齋之有也而在所當畧不能殫記

永慕齋記 丁亥四月

墓齋非古也古無墓祭何所事於齋秦始起寢於墓側漢因之皆有園寢起居飲食象生人之具後世習俗而成禮上墓灑掃薦以時物蓋其緣情而生由義而起而墓齋之設以之齋服陳食用致潔蠲之誠也此孝子慈孫之所不容自已者而庇蔭楸栢瞻依卯隴霜露降而怵惕春雨濡而悽愴慨然而感油然而慕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具氏永慕齋之所由作也具

氏吾鄉聞族族氏蕃衍其十世下累代衣纓之藏在道德山下鼎峴洞而斯齋之役即其先世未遑之遺志也功既竣具文汝昌書以記爲請文汝從學院遊得昇平文兄記其事甚悉奚容贅余言然具氏之斯舉也出自維則之思堂搆之義非專爲護芻牧薦豆鉶已耳則其所以慕之之道必有以永其世而遠其謨者夫祖先之於子孫何所願願爲善而已集善來福福祿無疆子姓之綿聯門欄之昌大於是焉在其爲慕不已永且遠歟彼累金玉廣田宅而未必子孫之能守赫勢威猝富貴而未必子孫之盡善矣則於

詒厥孫謨之道蓋有所未講者存焉爾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歸而告諸族而欽念哉是爲記

龜巖齋記 庚子

龜巖舊書院號也書院撤而齋始創地與號因舊貫也往在戊辰 朝令之毁書院也龜巖亦不得免焉則龜溪四佳涵齋樂峰四先生位版埋安廟址而廟庭之碑花樹之碣巋然而存地何忍廢荒墓何所羮墻士林咨嗟雲仍愴惕迺於壬午經始齋役力絀未就逮至辛卯始克竣功一屋子而堂室房樓間架粗備費用前後數千鏹可見諸宗苦心效力而學諭公

派居是邑者幾三之一欲助非輕財好施慕先爲賢之誠能如是乎是可書也蕩殘之餘靡有餘力可及於養士之資前日相聚講習之美今不可復覩歟龜齋之設豈亶使然哉夫書院者三代庠序之遺規也爲群居遜業培養人材而祠以先賢瞻依矜式有俎豆之儀焉有揖讓之節焉有觀善之益焉彬彬乎可述而今後生少年無有知其說者雖欲無野得乎天下貿貿不知何樣變弊伏於其間甚可懼也物之廢興時之運也循環往復其有日歟而猷謀克臧擴而大之是在人耳第夜於利弗奪於俗弗阻於窮相率

入齋讀書於斯遊藝於斯使門墻不空馨香遠播是
所望於後來云爾

永慕菴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其所自父母之謂也故曰孝子終身慕父母推以上之至於祖先以父母之慕慕之孝之至也苟如是豈止吾身已也下及子孫繼之無窮吾身亦爲其所慕慕之道不已大且遠矣乎李君善行自總丱時從余遊好讀書嗜義理早孤而養偏親孝其天植也家故貧能勤儉以致饒而喜施與旣筮仕而無外慕也則將築丙舍爲瞻依松楸之

圖而問名於余請述其事余惟善行皤皤已老矣而慕父母若嬰兒失哺不能以舉足自忘嗚呼其孝矣非出於一時勉慕而爲之也然則顏之以慕菴可也且有說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釋之者曰五十而慕則終身慕可知今以凡人之情因物有遷而獨不弭其慕於父母者大舜之孝從可學矣學之不以聖人爲標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善行乎尚其慕之終吾身而血氣相禪來之百世仁孝著而子孫昌其爲慕將與斯菴並傳於無窮而我此身之亦爲其所慕者固自在耳第以吾言揭以爲慕菴

之契歟或可也否乎是爲記

日新亭記

日新亭吾友李君戴堯講業之所也占地高圓通敞爽豁有湖山之勝有魚鳥之樂而亭之名不以地不以景而特以日新也者果何所以也易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湯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川先生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富矣哉日新之爲義也大書特書扁楣亭額爲顧名思義之資詎容已也亭中主人博學潔行進修不倦所造就吾儒家計者已七八分

矣而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多滌舊來新惟日不足蘊古知新日復日矣以至德日益明學日益進其日新之功夫如是矣而亭亦天地間有限一物名則無窮於百世者其必以主人日新之功有以致之亦能使主人離塵超俗偃仰起居日於其間得專其日新之功者亭亦不爲無助亭主相得日有其新則湖山魚鳥舉爲吾分內物而日相助趣亭名之不以彼而以此者豈無所以也顧儂日就昏惰無復可望於日新何當登其亭揖其主清坐移日以講其日新之功其有日乎亭與主其肯許之否至亭之間架高淺

廣修修創年日功用多小他記備矣略不論著云爾

矚栢堂記 丁酉南至節

矚栢堂禹氏丙舍也丙申秋經始其役堂旣成請名於余余曰名者實之華也撫實而名自定或以地或以事或以義於斯三者名惡乎定曰栢田地也爲墓事也二者取其義則三物備矣幸卒以命之曰然則子之一言名已定曰矚栢堂可耳於古亦有之攀栢悲號非王偉元之孝乎承鉉起而拜曰謹聞命矣願揮灑之用光堂顏焉余揖而辭曰素昧勤趯之玅八耋衰腕強所不強雖欲換鵝得乎旣而書而與之且

曰維則之息子之世家政天褒之典亦將世矣何待人勉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非父靡依非母桑梓以手植物而猶瞻依之矧祖先體魄攸藏精靈所臨乎登斯堂瞻彼栢寓慕之無窮焉則自有油然而生者勿替引之奚用區區者聲言爲哉遂書以爲瞻栢堂記

東溪遊記 丁酉

東溪在達之西南三十里仁興洞李陶隱鄭寒岡兩先生杖屨所也寒岡詩額分芧一把終老此江潭者是已吾鄉之爲都金三家已自先世時修楔置屋爲

課年講會以寓古黨塾之慕蓋士林勝事也丁酉素秋晉閣禹令自關喜撤還故庄而余亦時寓月村至九九與諸益作重陽會翌日又作東溪遊一村耆老與偕迆鞋藜杖緩步相携仄逕斷阡躝跚彳亍度一川越數峴十許里而抵東溪有數間書堂在亂山回合中卷阿之下前臨小溪溪曲折循除而汩淲爲佩環鳴俄而西村都友諸老少繼至凡四十餘人而七耋至八耋者十人六旬已上八九人未六旬而次差五四十者半之視古之香社九老蘭亭羣賢未知孰多少也酒至一舉而止仍辭樓下溪盤石而坐心曠神

怡許品迭發層崖劃壁屏環左右林田稻疇聯絡上下俯則鑿石喤流滙潭藍碧仰則洞天谽呀亂峰鎻翠一面奇絶神造鬼剜寔天地化權稍費精力處也噫地不自勝待人而勝使東溪不遇兩先生則寂寞泓渟湮沒於空山荒僻之濱誰復景仰之者挹先賢之遺韻感後生其與懷溪山物色古今無改而吾儕今日之跡便同雪泥鴻爪後有何人亦猶今之慕古耶余欲沿溪而上重尋龍門泉石之勝而午飯纔罷山晷欲頹相與席散步步喘息黃昏轉深白月如晝玉宇淨廓萬象俱空有鴻濛未判底氣像相扶坐草

戲笑而嘲噓唏而歎曰吾儕朝暮人雖欲復有今日尚可得乎東溪之遊不容泯而無言嗚君汝七囑余記其事余不辭而諾之歸而搦管如隔前塵而說夢幻事也

孝子朱君秉頤旌閭記 己亥殷春

歲戊戌秋自 上命旌孝子朱君秉頤之閭蓋植世程勵風敎之盛典也夫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樑其爲道根於天而行于人昔三粹之所以致隆者惟是物也我 朝之所以媲美三粹者亦惟是物也今朱君之孝固人子之常行底道理可以責諸人人而

人有所不逹何也顧誠不誠何如耳不有天植之誠神於感應其何以當是名然疏畦蓼出醫路虎衛攀號之廬楸栢爲枯拜膝之地荵草不生至誠之感異常之應君與造化酬酢是則千古僅一二指撲矣況又百行俱美不可以一名掩其平生而褒嘉之典特著於孝孝以百行之源也歟君朱夫子之遺裔也朱子編小學書以人倫爲本而倫以父子爲首君之孝無媿爲賢祖之肖孫君十一世祖漢英曾亦蒙 旌孝君之善繼述斯可見矣孰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哉熊滇海僻邑人恒小之而人之有生固不限乎其

地迹不自勝待人而勝朱子生于閩閩學而閩學勝吾謂熊之擅勝將爲君之閩學君殆未再期烏頭赤脚炳煥門閭爲世人所榮觀而艷慕則地以之勝其不在玆歟儒生李燦和與君從侄炫纘謁以棹楔之記癃病淹笫無可以揚 熙朝褒善之旨而感其哲懇之誠遂爲之書

棲山齋記 丁酉孟春

靈鷲山三峯下九巖之間有棲山齋節度使黃公漫之攸宇而棲山其號也萬曆龍蛇之變公倡起義旅自鐵原轉戰南下至于靈山寇退㥹無慕於當世遂

乃晦身韜名湮沒無稱君子惜之公之衣屨之藏亦在玆區玆區卽公精彩攸被桑御累遷物不能常於久則齋已墟矣而距公之世今且三百年餘爲其後裔之居於是者瞻依松楸敬止桑梓齋安得不重新乎 當丁壬辰仲春進士鎬淵與燦秀及諸族協謀殫誠經始其役居楔塗墍閱月告功巋然煥暈依舊是棲山齋燦秀請記其事於不佞癃病淹第甲管久矣辭不獲則乃言曰斯齋之役非直堂搆之可述將以護卽墓也亦以薦籩鉶也登斯齋者時物之感自不容已而油然生孝悌之心充此心以去積善植德

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諸子孫則源遠之水其流必長久息之田其穫倍常是其非黃氏之所勉歟棲山公之所厚望于後孫者顧不在玆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黃氏乎欽念哉

無適齋記 辛丑

辛丑仲秋講會之夕梧月初上竹風微涼族弟伯瞻散步中庭攝齊而升避席而坐已而言曰曾於遠溪師門之行拜心石宋公請名書室誦無適二字以命之願有以發揮之余惟無適一句語學問祕訣無以尙矣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程叔子善形容敬底

義晦翁箴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以存靡他其
適是乃無適之節度也無適則此心存存則虛靈湛
一一理渾然包括天地洞貫今古以之應萬事而無
差酬百變而不惑此義畫以來羣聖賢相授之眞詮
也苟或放而不求無乎不適凝氷而焦火飛天而淪
淵奕秋之枰鴻鵠將至易牙之口食味不知將何以
主宰一身亦何爲一心之貞今玆命名之義期勉之
重不于他而必於是者其意豈偶然哉復何贅余言
爲也大書特書常目在玆整齊嚴肅主一無適用收
成始成終之功則第俟月朗風淸之夕一入芝蘭之

室望君眉睫間而問主人翁惺惺矣

感慕齋記 辛丑冬

章山北二十里束艸峯下有感慕齋士人全君致坤侍墓地也君去喪已久而有終身之慕望墓爲齋月三省墓展省之行手一塊石石積如壇墠盖其事親之誠出於天植粤自生養之時時其飮食在其寒燠而於侍湯也亦以慈親之嗜火酒晝三溫進夜三溫進至十五年不懈且臨終血指能人所不能非誠孝之篤豈有是乎君今回甲過六年將終餘生於墓齋瞻依梓楸感時追慕春雨濡而悽愴秋露降而怵惕

惟此身在世之日卽親墓汛掃之辰要盡在己之心非欲求知於人顧今世如君者能幾人乎而人人盡孝親之誠如君焉則移孝爲忠三綱立而世道隆矣奚淑善一身一家而已惜乎其昌黎所謂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歟敘其事而記其齋用副警俗之意云爾

景陶齋記 壬寅

退翁之陶山卽晦翁之武夷也武夷陶山固剖判後自在地也得兩夫子而名益彰世咸景仰之非以地也以其人也吾友禹令聖錫甫嘗自號景陶屬余記其

事余惟景陶之景不以武而必於陶者其意蓋有以
也武夷之學東漸于海易東先生實有其功退陶溪
景仰之今景陶之景退陶亦如退陶之景易東歟徒
以私於祖先之故而以其景景之是私一己之景非
公天下之道也退陶之景易東非以其道歟景陶之
景退陶亦以退陶之心爲心則其景之也不但以號
而眞心實踐造臻閫域吾謂景陶必不以私而公其
道也景陶學道者也老而好學手不釋卷人一己百
不能不措義理悅芻豢心性辨毛絲景陶之學術也
守身如處子宅心慕古人皎厲矜伐絕於色辭忠信

樸素見諸事爲景陶之舫船也十年遊宦風霜其鬢六郡紆綬冰蘗其操急流勇退不濡我裳歸身畎畝懸情象魏景陶之出處也身完名全爲熙世之偉人非景之以道而能致此乎尤有所不可及者無欲上人之心是其一生家計謙之一字把作一身元符有若親受旨訣於陶山函丈間而猶恐學而未能每自點檢於動靜云爲之際噫眞景陶者也追以上之景武勇在是矣景陶於吾言謙讓不居遂書以爲景陶齋記

擇窩記 壬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不齊之中亦有類焉類焉而
不擇眞贗混璞而不擇珷玞衒玉賣而不擇稂莠害
稼鸑鷟欺鳳蘭芝化茅在物猶然而况于人乎擇焉
而不精苟揚之學術也牛羊何擇焉齊宣之仁術也
擇善而固執之非誠之者之事乎擇其善者而從之
非三人行之師乎口無擇言古人之言也擇地而蹈
古人之行也朱子且有訓口腹爲饑渴所害於飮食
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貪賤所害於富貴不暇
擇而失其正理其不擇之示戒深且切矣而擇之爲
義顧不大歟吾友禹君汝七世居仁里榜其讀書堂

曰擇窩盖取里仁首章之義而心石宋公大書而贈之汝七日於動靜起居之間仰而省俯而思不但有得於擇仁之爲智而其於問學上精微處應知所以擇之之精而有進步地也擇中庸而服膺則顔子之地位可學辨善利於雞鳴則舜蹠之界分可擇以之工夫純熟造詣高明胷次洞豁如河海之不擇細流則包容百垢洽受衆善出類拔萃自立於無擇之地勿以吾言之不擇發而忽之哉

忍齋記

昔張公藝九世同居而書百忍字忍之爲德多矣然

百成數之定名而又有千萬焉豈宜以無限之忍局於有限之數多乎哉不多也書忍一字足矣何所處而不當杜君道一名其所居室曰忍特書一字者知所忍矣君氣定心閑日用百變酬之若無有焉事來有拂意者置之無所介於懷蓋世間万事恰好於心者能幾何而忍無時可已君之於忍用力而得力者固已多矣猶且扁楣而常目之何啻公藝之百忍已也忍之過而柔弱之弊生忍之積而留滯之病存不如忍且忘之消而遣却胷中無一物是爲第一義諦君其勉旃哉

酌川亭記 壬寅冬

大凡物之顯晦在時之遇不遇苟有可遇之實不遇庸何傷乎而終於遇遇則顯非物之幸歟蔚山郡之酌掛川固剖判後自在勝閱千萬來年而無少槩見詩楔羣彥亭之而後名益彰吾為酌川賀所遇之有其時而亦賀羣彥之得地勝而亭亦勝矣然在乎人而已苟非其人川與亭雖勝視之不竆眼而便落下矣奚是有無於當今與後世哉羣彥以詩鳴於時果得性情之正而不失三百篇思無邪遺[illegible]音歟無是也則酌川亭未可謂有所遇吾為是不能無矍矍於羣

彥也川之奇勝何如亭之結搆何如規模鋪置之何如前人之述占據備矣吾何容踏驪跡而添蛇足蓋眞面境界未之目焉雖欲想像為說不可得矣昔晦翁借畫五老下流泉三疊安得畫手移來酌川亭一幅用供卧遊之資酌川靈儻無揮手否耶

瞻楸齋記 壬寅重陽節

人之能久其世世其業固難矣而非難其事難其人苟其人天下國家可千万世况家乎哉先從吾身好則家而好國而好天下可從以好其人豈不難矣乎金君福洪致五與其再從兄寶洪瑞五起數椽茅棟

于金鷄山道峯下卽其六世祖聽鷄書舍舊址而所謂瞻楸齋是已不仍舊號而曰瞻楸者其十世祖延日公及六世四世世衣履之藏在雞山也齋以辛丑仲春成旣而徵記於余而誦其先人遺書且自言其十一世祖琴隱公與其從祖兄梅塢公遊於沙溪金先生之門當島變倡義與郭忠翼公合事載靈川誌雙義錄其四世祖松翁公早有文學名受業於龍潭公龍潭宋文敬公性潭門人而迺我三從大父也其家學淵源有自來矣而致五又從余遊詳聞其堂搆於先世遺址善繼述世世其業槩可見雲仍追慕之誠而

以此垂裕又將久其世於無窮瞻楸齋傳其久於斯可卜云爾

仙遊洞陶菴李先生影閣記 壬寅

辛丑秋鶴泉亭重新焉壬寅春影閣成九月二十八日先生眞像妥奉焉亭之肇創在 英廟十四年戊午而先生與從父弟知菴公始以偕遯顧遽有存沒之感有詩曰爾言郎一蔸我欲寄餘生又曰白首同歸約青山獨坐心其眷戀薖軸之矢如是眞切而中經鬱攸亭亦墟矣今且數百載先生之氣像可儀爀爀之靈與洞天列仙遊從其間安保無其事也先生

之眞舊奉于寒泉書院院撤而權安于胄孫家今移奉于斯事若有前定者先生當日之志庶幾其少酬歟然士林衛慕之誠謂以是自多則未也先生之善言理學栗谷善言禮學沙溪善言義學尤菴諸老先生授受心法先生得其傳而牖後學於來世為後學者固宜讀先生之書講先生之道恒若先生之臨汝於函丈間垂令譽於無窮則今日奉幀之意顧不在玆乎仙洞與華陽興巖鼎峙相望豈偶然而已哉

東湖觀記 癸卯五月

大小白下素稱多名塢隱淪高行之士往往過軸其

聞近古大學生梧村徐公亦其擭拇中一也梧村嘗遊定齋柳公之門雅望重當時而其舊居東元之梧峴有湖巖酷愛賞歲戊戌自丹山還東元而湖巖適焉則仍營搆數椽未就而逝其諸胤克竣厥功肯搆肯堂其是之謂歟扁以東湖觀者以其地之東元湖巖而取義於晦翁詩東湖臺觀水雲深之句也蓋人家之久益昌大不在臺觀在乎其人梧村之哲嗣諸君蘭馨鵠峙文行世家足以見孺子高風隨處可尋奚但東湖之久其傳已矣乎噫余與梧村頗頗有歲寒襟期而轉眄之頃墓艸累宿棵月有感借半華山

夙昔已矣今於相球之邀惠一言筆腐無以勉副則
祇記其所感者以歸之云爾

二樂堂記 癸卯十二月

梁君根瑞扁其所居室曰二樂其胤基韶嘗誦其命
名之義而曰孟子之三樂溫公之獨樂雖有大小淺
深之別其為自己上所樂一也凡夫而就其職分之
内不求範圍之外而有書與農之二其樂則有如候
蟲時鳥之自樂天機吾以名吾堂是吾父之志也願
有以記之余曰世間万事所樂何限而獨於耕讀樂
心焉者非眞知其可樂而能如是乎古者士有祿故

曰學也祿在其中而今則異於是書農不可偏廢也
昌黎所以美董生之朝耕夜讀也粒粒辛苦不以爲
勞矻矻窮年不以爲惰樂其樂而名其堂不其宜乎
又有大者孝友之行好施之義君之家政克世其父
是可書也君來此相守已經一序而盐虀𤇯供饘粥
糊口歲暮雪屋書聲金石是皆君善於繼述眞樂在
是皆可書也記如是足矣奚容浮辭溢美爲哉

先德齋記 乙巳正月十六日

梁君聖淳築讀書之室于龍角山下先德之洞功旣
竣請其名而記其事遂錫嘉以先德先德地名也而

允副君進修之基周鄉三物一曰六德孔門四科德
行居先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先本後末知所先後是
為吾儒家第一眞詮藴諸一心潤於四體著乎百為
學者之務孰先於是徒以出入於四寸間者為吾事
已足則是口耳之學非吾所謂學也噫人生世間百
曆卽朝暮耳固當洗去一切血葷遊心於昭曠之域
尊德性道問學知行並臻而讀於斯誦於斯顧名而
思義則先德之名不爲無小補於聖淳而在後承紹
述先世之德將无窮已是亦先德之一義也於其行
書以贐之

耕讀齋記 壬寅

士不得於朝則野在野之人書農其職也然迫於飢耕或不期而自力讀則循名而無其實何哉口腹之欲勝則義理之心薄薄者奪於勝固其所也然則兩者俱不可廢而尤可力者讀也聖人有訓曰謀道不謀食曰憂道不憂貧每拜舉而示其輕重之別野處之人不容不豫講此義也昔舜之聖焉而耕於歷尹之任焉而耕於莘皆道在身身存則道亨置身於耕稼之中將以行斯道於萬世也今以衆人固未敢擬議於聖賢分上而但淑善其身藏器待用其道在書

讀何嘗歇后於耕栽宗人璨欽扁其室曰耕讀璨欽有志人也於耕讀知有輕重之別焉則不但於其身而勉之勉之于雲耳不以口腹之欲勝義理之心德潤於身富潤於屋可庶幾於世世矣然而累金玉廣田宅以遺危於子孫孰若敎一經識道理以垂裕於後昆哉君其勉乎兩全而亦知輕重之別是所拱竢焉

八水亭記 甲辰

亭以八水爲名因四佳先生詩四山圍郡去八水抱村流之句郡之故號爲八溪亦以是耳昔朱夫子居

閭中而不忘新安之紫陽榜其讀書之室今不忘祖先而亭於斯烏可已也以之名亭而寓慕焉者豈偶然哉盖先生文章德業之盛振耀一世杖屨所臨山川草木皆有精彩在餘人尚云懿仰之無窮矧伊後裔之居是郡者其志豈徒以亭爲觀美哉相率以正世趾其美不隳詩禮家聲是其第一義諦千章之木枝葉蔽天以其有根亭也萬折之水泒流散地以其有源遠也不有祖先之積善餘慶而能子孫昌大者乎亭之兒郎在庚子酉之月而仁輔甫與其諸族殫竭心誠克竣厥功亦無愧爲賢祖之肖孫歟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跋

溪東集跋 己未

右溪東先生集一部乃其門人孫慕堂所裒輯於斷爛之餘者而其旁裔致賢甫近得疏三篇於霞堂李氏之爲先生彌甥家抍謀以剞劂屬不佞編摩要綴一語不佞蔑學曷敢當是役共辭之固而終不獲則序次大畧遵慕堂所定而又安知銀根枇琵之或無其舛也竊以是懼焉蓋先生修之於身而行誼純潔爲政于家而恩義互濟榮名朝端盡忠讜之言飛鳥

西郡勵冰蘗之操已有并世諸賢所極口稱賞悉心贊述是則先生有百世可傳之實而泯滅不得者也寂寞斯篇之能獲全於閱累桑刼之後若有冥護然者豈無以耶嗚乎不佞生晚先生之鄉且三百餘年所每雲谷寒泉之行歷過先生舊墟邈乎風韻無跡可尋而但山若增高水若增清彌不禁景仰之懷今而託名卷端用效微悰不其與有幸歟遂書之如此

題褒藏帖後

屠維協洽復之初吉家君於枕上得忠孝家謨耕讀世業八箇字蓋若有人叫呼而授之恍然如眞夢間

者而時則高槐碧松曉光濛籠起念誦數回待朝命
贊奎書諸帖斯事也奇而不偶然抑祖先之靈造化
之神有以冥佑而默裨者歟卽此八字而於心身家
國天下之道已盡之矣克世傳述用彰厥功其爲福
當有無窮旣矣視王氏青氈蘇家龍硯爲後子孫珍
不珍何如哉以身守之圖惟永遠因以課忠責孝力
畊勤讀俾作我家世嘉謨是家君所尊望于後孫者
後孫乎其欽念而毋忝哉是日子贊奎謹書

書秋溪秋氏闡先錄後

余嘗愛露堂秋文憲公明心寶鑑其爲書盡蒐輯前

修格言而盖出於公平生服行之餘觀於安文成舉公為國學教授彌可信焉然古之人積仁潔行夫如是矣而雲仍之零替不振無聞於世抑獨何哉秋君秉紀文求相求抱其家乘數弓過余於守東齋略綽披閱見其累葉事行歷落在中而露堂公之倡明儒教為世標準既如役雲心公之贊　皇明創業之謨洗心公之樹壬辰東援之勳俱卓卓可述焉近又秋氏樹石先墓躋享四祖　皇壇參班合貫修譜并與家乘心鑑壽梓之其事則美其誠則勤夫然後秋氏幾百年泯晦不顯之蹟一朝彰明耀人耳目靡世文

昔血誠集事乃爾其中闡先題名錄者當世儒賢搢紳章南之爲秋氏闡幽之圖者別錄姓銜合一卷而名之者也載名諸公之皆樂爲言不休一以闡發爲意者蓋亦仁人之心而秋氏之爲是錄者亦惟餘誠於爲先感公議於當時而爲別例尊闡之義歟噫世趍靡靡質亡僞滋患所以顯其先者求諸人而不求諸巳務其外而不務其內漫辭虛餙嘐做別樣形跡易眩而心目難欺者是宜所兢兢也乃若秋氏則露堂洗心之德學勳業在矣心法相禪持作傳家長物惟敦本務實之是事惟砥行立名之是勉則秋氏之

門將自此昌大而安知不爲東土之赫世顯閥哉譬諸水有星宿之源而成龍門砥柱之屹有岷嶓之源而成彭蠡中江北江之盛豈有有其源而其流不汪洋浩淼者乎世文乎其以是復於諸族可也遂題于下方

題英窓全公霽實記後 庚辰

右英窓全公實記一編其後人摭拾於斷爛之餘者也公之著述散佚無傳獨詩與書各一頁得免燹燼而亦可以想像其忠憤激烈慷慨當日之事嗚乎公之此詩在今日不可不讀之也島夷沒不可和奚獨

當時爲照古今志士之恨誠有不勝言者此詩在則公之實記於斯焉足矣復奚用多文爲哉嗚乎龍蛇之變尚何忍言方其封豕長蛇猝肆獰毒擁節腰符者皆望風奔潰無敢彀一矢向賊而公時守靈山當賊路要衝於是倡飢羸散亡之民衆不過數百而乃能抗幾萬慓悍之賊於泊津鼎巖之間者卽張巡許遠蔽障江淮之功以是忘憂郭忠翼公許以出天之忠兼人之勇又嘗書應募錄曰全某入城軍中如見父母及其協隨天兵所在先登則人皆加額而相告曰敢戰將來蓋公英毅勇敢之特半壁東南倚以爲

長城而憸人猜克卒逞其毒公遽殞于軍中嗚乎其摧鋒陷陣之偉功茂績晻昧不彰至有懸亭裵公大維上疏訟公寃當時士大夫倡義殉國者靡不功紀旂常圖像麟閣而公則未之抑獨何哉其亦有幸不幸歟然而赴君難死國事是公素所蓄積當時之榮後世之名於公何輕重焉公之後孫奎煥錫龍甫示以公實記要不佞一言言淺人輕敢辭不獲則開卷第一詩特有相感者存遂援筆書之以諗夫天下後世忠憤義氣之士云爾

書崔夫人孝烈錄後

孝與烈性於天而職於人人之職其職而無違乎天者始不負人之名而然千古鮮卓卓人人之盡其職蓋亦難矣哉既難矣而又鮮焉則今之人曰孝曰烈擧世滔滔何也甚則至於欺君親而烏頭赤脚炳朗門閭眞贋混淆珷瑤互眩苟有其實而欲闡揚之者只當求當世君子之立言以俟百世公議亦庶乎其可也歟余淹病雪屋螢乾蠹枯萬緣禪空適金鍾國士聲甫自湖西來以孝烈錄見示其先妣夫人慶州崔氏固已有卓卓之行而并世諸賢稱述歷落在中若李素山應辰金重菴平默諸公皆同門舊要其言

尤鑿鑿可信夫人以文昌侯爲祖而月城金公諱在
光其辟也在室而爲孝女已嫁而爲孝婦夫死而爲
烈婦諸賢之述其說詳矣余何贅焉然夫人之死後
公七年之遠何哉於夫人心不已久乎其裁心處義
曰吾有所受矣乎婦人有三從之義夫死從子子在
而從夫死豈義之中也哉鞠育遺孤使五世之宗有
托乃未亡人之責而長逝者之望則夫然後從心所
安因時處義是亦義而已此夫人之心不以七年爲
久而其矢死一念七年如一日權而合經義而得中
如夫人者能幾人哉大丈夫猶難而况於婦人乎宜

乎士聲甫之欲顯其親而求當世之言以俟百世也
然士聲甫於尊周大義講明熟矣亦當從事於求仁
爲己之實則立揚顯親於是焉在何必求諸人爲也

野軒實錄跋 壬子

記余童丱嘗竊聽於長老間其論達之詞章家必幷
稱橋項金氏盖金氏之居橋庄累其世而文行多有
端士讀書懷獨不出郊坰循分任眞不事近名野軒
處士金公乃其一也處士道州人麗朝平章事英憲
公諱之岱之後端敏誠慤得於天性在鄉黨辭氣和
藹禮祭恭穆於事親忘物之養靡或不極居憂則毁

毀斷瘠而已不近葷桂跡不踰中門葬祭之節誠文備至值　國恤食素寢外每　國忌行素三日其內行如此外於此者可類以推得早從學於贊奎三從大父龍潭公之門受四子諸書又追遊於鄉之名碩磨礱浸灌多所進益旁通舉業文名夙著一時儕流皆慕與之交累魁鄉解赴南省而連不得志於有司此其得失固不足加損於處士而在人之知處士者亦不無慨惋於當時也訓子以義方嚴督課程不使少惰其子斗尚之文詞蔚然得陞上庠人稱處士積勤之功也晚擬畢命林泉於金鷄山之下架得數間

屋子峙書左右嘯詠其間近遠學徒之鼓篋請益者
餘百人授課肄業之暇又以山巾野服逐隊田翁野
叟爭座於野草莽蒼之間課農問圃陶陶以爲樂處
士之號野軒義在斯歟噫使處士而得展志業則其
所就豈不卓卓乎哉而惜乎終身隱淪無有著布使
世之知處士者不過曰科目之士而已噫亦末矣若
徒以此而蹟處士則豈非淺之知處士耶今其孫孝
坤抱其遺事涉雪欵扉以狀見屬余惟言淺識蔑罔
克闡揚且人狀德如模像一毛髮不類便是別樣吾
爲是懼勤辭再三孝坤知不可疆又以跋文爲請誼

枉同開卒無以弁此爲辭特舉其大致如右若使言有所浮莫無有損於處士謙牧之素志耶故寧略而不敢詳姑書此以俟能言之士云爾

題平壤圖後

平壤箕子國而古檀君所都也屈指四千餘年之間江山依舊臺郭不改此固一寓目可模若其物換人非風漓俗遷凡幾刼歟是豈象形而可寫者耶東方古無君長有桓因生雄雄生檀君檀君以堯二十五年立國於平壤今江東有檀君墓檀君生扶婁禹會諸侯於塗山也扶婁往朝焉其後商亡而箕子至詩

書禮樂巫醫卜筮百工技藝皆從焉立八條之約而敎禮義務農蚕設井制今含毬門外縱橫四區區皆七十畝者非殷人助法乎其俗重禮讓敬鬼神婦女貞信黎民樂業歷衛氏至高句麗尚武勇好勁悍此其大較也自麗氏及我朝近千年來爲國之西藩而民物謠俗猶有箕聖之遺風云昔於龍蛇之變皇明李提督破倭賊于此基我再造之業今 上丙寅瓛齋朴公剿洋舶于浿江威名動天下此其古今之蹟班班可述而非繪畫所可盡者夫畫者無聲之文文者有聲之畫畫以著其形文以盡其意玆撮其要以

畫難盡之意而若夫樓榭江山之爲東國第一擅勝有畫在可按而知也

家藏筆帖跋 癸巳

昔先君於寢夢間得忠孝家謨耕讀世業八字命不肖書帖以傳後而僅成屛書一本書帖第俟筆進適來近四十年屛亦弊而無傳焉嗚乎先君之志不在文字空言之間蓋欲責其實於世世子孫而不肖無狀猶傳不及身矧伊望于後能得其久遠乎哉日甲孫應墨數升攜管縢函舉先祖之志以請顧餘日無待仍強腕成字語于孫曰字墨之跡有限謨業之傳

無窮非要字好聊以敬傳今得傳之孫矣爾又得傳爾孫若吾之面傳於爾永遠之圖其在斯矣勉守之書五本傳三孫二子題語而起時則竹風送清塘魚躍波

鳳村集跋

右鳳村先生集故太學生崔公象龍著也著書士之有志而不遇於當世者之事公求道之志已自早歲其志可謂勤矣而不有遇於當世抑獨何哉慨矣夫公嘗師事立齋鄭公公期謝公纂重又遊從於梅山洪先生先生亟稱公經術公之爲公斯可見矣今之

學者有三循名以實假學也掐於言詮口學也和光同俗怠學也舉世滔滔與之俱化由是能爲君子儒者蓋鮮矣公兢兢乎身心交養足目俱臻大肆力不息於六經諸子百家罔不研其精而覃其思爬其棼而剔其繁往往溯造自得默契妙悟經書八圖四書辨疑是公平生精力羽翼斯文底有數文字而若乃依違於四七之辨出入於湖洛之說百世以俟隻眼者定詎容一槩論也公之孫秉煥以不佞同井世好要出一言辭不獲則記昔不佞學未知方亦嘗被公發與而期勉之者多矣其何能忘亦何忍辭然癃廢

垂死螢乾壽蠹枯口噤筆腐無以闡揚其一二噫藏澤之珠自媚蘊櫝之玉待價公旣無所遇於今必有遇於後鳳村先生遺文不在茲乎不佞何慽焉九幽之下公應莞爾而笑

題鄭逸史泰源遺稿後

觀人當觀大體大體旣立區區文辭之末有不足論已余觀逸史遺稿至斥邪文一篇擊節歎賞久而不能釋手噫斯人也於邪正是非早已覷破無遺其道術之辨華夷之分人獸之別卓卓其見鑿之忠敎謂之今世間有數文字未有過也顧今天地純坤蹄跡

交尋人之見此文而知之者固鮮矣知之而好之者
復幾人宜乎廢棄無所容矣而曰号於地則未也歸
以藏之以俟復陽消息庶乎其可歟不有遇於今必
有遇於後而遇不遇亦何與於當人哉嗚乎唏已

題金君家範後

國家盛際陶鑄作成之化旁流溥洽人皆以詩禮爲
茶飯行檢爲被服微此若飢寒之迫而不能一日生
也觀於金君孟誠家範一編可知已家範者範一家
之家不先範其身而未有能範物者也余故知斯人
也有大過人者而非鄉黨閭自好者所可企也傳所

謂正心修身而齊其家者歟其言言契緊句句切當
本於躬行根於心得凌非取辨於筆舌間者詎但行
之一家推而廣之可以醫世而範俗當時士大夫至
庶人在官者日用事爲罔不以正兢兢乎喻於義不
喻於利敎化之隆風俗之美斯可觀矣而俯仰之頃
世態百變更不聞彝倫禮義之說行於其間彌不勝
世道人物之感焉其子在鳳亦善繼述人稱生佛佛
者用心善也有是父有是子之名湮滅而無稱悲夫
其五代孫尚鎰自灑掃應對時從於余示以家範遂
恵一言顧癃朽何以闡幽爲後承者惟祖訓是範祖

先之所望於後承者在是耳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
德勉旃哉勉旃哉

書公洛會遊錄後 己亥

古今人爲山水遊者必有錄焉爲其蹟不泯也然張
皇其景物誇耀以文章畢竟爽其實而喚做別地風
光於勝其事久其傳何所益哉取好於它以勝其事
不如先自吾身好其事自勝然則勝遊之久其傳不
在山與水而抑有在耳夫洛南國之紀公中岳之宗
夏而舟秋而山所與遊多一時之望而爲異日之慕
者也走與同周旋於其中不已榮且幸歟昔我傍先

樂齋先生有壬辰倡義於公山有辛丑船遊於伊洛當世同德諸賢之同是會者風韻精彩至今赫赫在湖山寥廓之間尚令後人有山仰景行之感今日之遊必於是焉者非以是歟今天下一大變局也好古而不泥今目之以迂濶時務覩遠而不求近歸之以空踈無當噫得此題目不害為韜光剷彩之圖任緣適志自放山水盟鷗鷺而伍麋鹿天之享此福樂不其厚矣乎哉同是遊者前後各八十餘人詩合編以上下各署名姓留作卷中人

王山全氏族譜䟦

王山全氏世譜今此四修焉蓋三十年爲一世世而譜不修負世系辨昭穆將惡乎施也宜全氏之汲汲乎斯役而不容少緩也以自麗來門之盛如是其赫赫而賢澤寖遠耳雲漸替程子所歎無百年之家者奚獨在昔爲然然盛衰數之莫逭者而衰者盛之兆也疆爲善而已苟爲善而無位祿雖衰猶盛也有位祿而無爲善雖盛猶衰也寔能義率仁揖九族既睦述先志後宗哲相禪全氏之門安知不昌大於永世乎吾鄉儒術肇自溪東先生駸駸皷吹管動先生倡學之功迺吾鄉之周茂叔也光霽之想至今不泯不

俟詎敢辭一言於斯譜之修乎謹爲之說如是云

書崔和集孝行錄後 壬寅

夫以堯舜則天之道曰孝悌而已者天道生生人道親親其義一也人之孝親之誠惟其所當爲無過分之事所以盡人道也盡人道盡天之道在是也孝豈易言哉舜文武周曾閔尚矣下而著在傳記表表可稱者指不勝摟而此千古萬千人中僅一二也何多之云乎哉我 朝以三綱五常爲扶持國家之棟樑化行俗美忠孝之臧前史所罕閭井之間尋常人士亦有一點明處是其五百年致治之器仗以是之故

稱人之善非忠孝字知無善可稱實亾僞濫安保其
流之無弊耶孝云孝云非爲弊也求爲人知是其弊
也求爲人知則非孝而曰孝者時或有之於是乎實
有至行者人不以貴也豈非可懼耶崔鳳實和集實
行人也以孝世其家事親也旨物之養備極其至至
有冰鯉之異遭憂也廬墓三年而有虎馴之感是乃
並世而耳目之其亂駿鎬亦嘗從余遊而聞其所未
聞余嘗病世之人求爲人知者之爲弊而懼其實行
者之同歸於不以貴也力疾而題其後如是云爾

書鄭孝子行錄後

有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盖親親之道莫尚於孝孝是生于仁而行乎仁非有二也故聖門教人尤眷眷於仁孝之道者其以是歟嘗聞吾鄉月朝孝行之稱以鄭門爲拇龍大寛植乃叔乃姪俱以窮鄕食力之家非有詩禮濡染之資而於事親生死葬祭罔不以禮鄕黨之間交口稱善各執一譽各殊其辭有若古人百美咸萃一身設或浮實之譽人言易溢槩想其人天植之行有大過人者而素所孚感於人固已久矣今按狀行質而無誣辭皆人子職分上常行底道理隨事由當動合前人者也若認以収拾其糟粕而

不究其實地上踐履則豈非淺之爲知也耶盖其資質之美不失秉彝之天而盡人道而行乎仁者也是豈叔李所易見而易得者乎至誠動天　貤贈追榮遵蘿照曜詎但一門之盛事抑亦爲鄉閭之光爲人勸植世程詎可無所補於風化也哉其孫壽煥以余同井要一言發揮顧癃淹神隕無以副其勤意略以數行語題其下方而歸之

題李載重金剛錄後

天下名山固多矣而竆天地造化之秘金剛最焉惟其僻在東偏古今天下人足跡未曾一蹋躡則知吾

言之非誣也吾友李上舍載重多聞博學士也襟期爽朗俗諦無累寄情物表遊心象外乃與徐生相春節後而往以盡其瓌觀既歸示以一帖錄凡金剛萬二千峯攢聚一筆上恍然坐我於毗盧萬瀑之間蓋其千態萬像盈視駭矚說之而口呿筆之而手滯有不能萬一其彷像而往往評品善形容逼眞者載重之標致逸韻與靈區仙境暗相邂逅以之心融神會模寫得盡如是其到底歟人於山水記遊非役於景物必騁於文詞而載重之錄有若覰得其流峙動靜之奧有所樂者存諸胷中將與金剛造鑅造化無窮

之妙是所拱俟焉金剛余所願遊而老且病矣今於載重之錄臥遊焉足矣是爲說

書金君鍾潤遺稿後

嗚乎此秋岡金君鍾潤所著也一羽於鳳而類班於豹歟君尚上之草屢宿而早已從太淸儻侶遊造化於無竆歟鬼偉之志磊落之氣何處復得來也寂寥殘篇遺落世間者無足有無而猶可以得君之糟粕歟其爲文不修辭摛美而知者知之於言外猶足以不朽君歟與君善書藝人爭珍翫而轉眄之頃無非陳跡古今人事之泛然固如是也君之志業有未卒之

歎而嗣子在烈在煥之爲人將以見碩果之報遺文之傳不傳不在玆乎顧癃醜筆腐無以闡發祗書所感於下方以歸之

書孺人慶州崔氏行錄後 壬寅三月三日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斯乃婦人之烈也然不改之中生死異途生者人恒易之死者人恒難之故世之稱烈者不於生而必於死噫其惑也已有曰婦人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不言從死而直言從子者非與其必死之爲烈不死之非烈也盖死者人所甚惡惡且爲之非不爲高人一等之行而

究其情則慽矣或青年無所歸或無子無所從奪於迫切之情以致溝瀆之諒寔考其中正之義則百不一二焉今孺人平常晝哭而婦之道臨病極扶持之誠而不幸値晝燭之哀則貞信自守俯而從子持危亡之宗保香火之繼遂送光陰遽享八耋而未亡之寃未嘗須臾遣去心五十年如一日及其夫子夫日既厭旣牀整席而逝噫此蓋祖姑當日之志而任造化之命就從容之義豈或諉之以適然哉吾謂不改之烈死生雖殊而生或重於死也

題筆帖後

右兩頁書朴近齋先生所與任公靖周書也祖甲孫以素幅一冊要書蓋其意欲以祖先手蹟藏以貽後非專爲其善也顧八耋精神何能副其意耶然亦不得不爲者垂死之境子孫之言自然易從故也壬寅菊月乙酉同甲祖書

書先師梅山先生經禮說後

先師經禮論說散載知舊門人書牘中編帙浩瀚有難臨事講考欲删煩類輯同門長德盖嘗有志未就耳贊奎不揆僭踰就全書中選彙爲十九卷而顧膚淺有或未盡善於其間爲是之懼戢弆巾箱以竢後

日矣先生嗣孫用觀時牧永陽郡送示禮說寫本四冊曰此湖中諸賢所效力而未及廣考全書幸有以照勘焉謹受而讀之漏不見載幾三之一焉亟欲合編嶺本以補其闕俾完成書而馳書未達印役遽行可勝恨哉然禮說既經諸賢校正尚幸據以爲取重之道初欲合編時旣一從其見成規例則今亦仍之拜經說合成十冊而從余遊者李善烱將繡梓嶺本以壽其傳黃商伯之刻語孟要義皇甫斌之刻易傳皆古人風義自有其人矣翅慕先賢惠後學之爲美哉盖老先生道學文章之盛槩於遺集窺豹斑矣經

禮之論不過隨人答問上酬去者則何以盡其全體
大用也若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所以成此書之
意之也嗚乎先生平日眷眷以衛正學扶世教爲己
任今先生之歿四十年餘而世故人事嬗變如是是
書之刋適在是日其有不偶然者存歟道日中天庶
幾其有期歟集羣儒而大成獨結局於斯文先生之
後不復見先生歟嗚乎唏矣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